



幸福其實是很主觀的。殘疾人士身體有缺陷，無法像普通人一樣生活，有些人四肢無法靈敏地活動，有些人失去視覺或聽覺能力，在大部分人眼中他們是不幸的一群，但他們並不自暴自棄，反而以「藝」力彌補不足，活得更精彩自在。人們總以為藝術高不可攀，講求才能、天分，然而藝術對殘疾人士來說是一種興趣，是生命的載體，藝術不是高高在上的玩意，而是生命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缺陷為其生活帶來不便，但他們亦因缺陷而與藝術邂逅，生命變得更圓滿。副刊記者邀來今屆國際展能節得獎者高楠及陳淑芬，和大家分享他們的生活態度，以及如何透過藝術悟出不一樣的人生。

■文、攝(部分)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

國際展能節被譽為「殘疾人士技能奧運會」，是復康界四年一度的盛事。今年香港參賽者在展能節取得優秀的成績，高楠憑「花與熱情」在「創意繪畫」項目取得金獎，而陳淑芬則獲得「創意花藝」的優異獎，兩人不約而同憑「花」寄意，綻放如花般奪目的光芒。

藝術之路波折重重

高楠自幼因病導致聽障，他坦言聾啞影響他與人溝通，他看到其他人的繪畫技巧很高，一直希望突破自己，畫一些特別的東西。「我很喜歡畫畫，其他藝術對於我來說很死板，我的心告訴我惟有畫畫能帶給我生命力。」高楠表示，但他的繪畫之路並不平坦，他在1995年拿了五十幅畫到雲峰畫苑，老闆看了一部分後便叫他走，因為他的畫給人一種很舊很老的感覺。高楠受了很大打擊，但他沒有放棄，花了五年時間突破自己的風格。「我之前在印刷公司工作，會配搭出不同的顏色，作品印刷出來後有些客人不喜歡，我便將這些作品帶回去看，看着看着靈機一觸，新思維湧出來，由此豐富了我的創作意念。」這次雲峰畫苑的老闆看完他的作品後感到十分滿意，將他的畫放在畫廊裡展示，後來作品亦陸續繼續賣出去了。

雲峰畫苑是高楠藝術生命的轉捩點，隨後他舉辦了個人畫展，並在展能節露出其看家本領，多次代表香港參加國際展能節，贏得殊榮。「曾經我也和大部分傷殘人士一樣，因為自己的缺陷而感自卑，但現在參加了不同的活動、比賽，意識到自已真的喜歡畫畫，自卑感消失了，反而會專心創作。」高楠並不是每次參加比賽都會贏，輸了他會反思，會不斷嘗試，最重要是不可以讓自己軟弱。「殘疾雖然會為我帶來阻礙，然而聽不到聲音反而讓我的心平靜下來，我可以去思考不同的事。」高楠最擅長畫山水畫，他的畫正如他的心境般平靜，因為對他來說山水便好像生命一樣和諧、寧靜。

沒有藝術就死亡

高楠畫畫是為了自己，他在紙上寫着：

「沒有藝術，就會死」。對他來說，畫畫是一件天經地義的事，他忍受不了幾天不畫畫。「我從來沒有想過放棄，一旦放棄，我的心會死。只要超過三天不畫畫我便感到不安，一畫畫心就平靜下來，如同你兩三日沒有洗澡，一洗澡便會很舒服。」

多年來，高楠走遍世界各地，遊歷不但使他眼光開闊了，而且亦是他的創作催化劑。每去到一个新地方，他必定會去當地的博物館，而且一行便行足三天。「我去博物館看歷史、文化相關的資料，發現以前有很多水準高的作品，當中有很有名的作品，亦有寂寂無名的創作，但裡面的技法、意念都很值得參考。我在法國、俄羅斯的博物館逗留了三天，看盡各式各樣的創作。」高楠不只喜歡行博物館，亦喜歡看書、收藏木雕，因為藝術是無止境的，唯有不斷學習、不斷吸收新知識才能讓創作更成熟，創造出自己的風格。

「我希望我的畫可以代表自己。人與畫其實一脈相承，一幅畫不只反映出畫家的繪畫技巧，更顯示出畫家的個性和心情。」不放棄、不軟弱、不認輸是高楠最佳的寫照，正因為殘缺，所以才要更努力學習。

一切源於巧合

「我不是一個勤力的人，沒有很強的創作力，作品的變化亦不多，是僥倖贏得獎項，」陳淑芬(Suzanne)謙虛地說。是僥倖還是實力，在Suzanne身上或許能看出些許端倪。Suzanne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，懂得藤器製作、花藝、刺繡等技藝，而且她更是香港划艇隊成員，代表香港出戰世界賽。

這個腳部傷殘的女孩最初並不懂得插花，是因為報名參加了藝能節她才去學插花，學了幾個月便要去比賽。「我一開始以為插花便是將花全部放到器皿裡，後來才知道原來插花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，如花的角度、花朵的配搭、比例都要仔細考量。」Suzanne直言第一次參加國際展能節的花藝項目簡直慘不忍睹，那時她不了解比賽規則，不知道要去拿材料，結果在比賽前才發現自己沒有準備，千辛萬苦換來其他參賽者



■高楠最愛畫畫，對他來說沒有藝術如同失去生命。

不要的材料，作品的效果當然不好。但汲取了之前的教訓，陳淑芬這次脫穎而出，成功贏得獎牌。

花藝只是她其中一項興趣，付出的時間不算多，平時很少練習，因此她才說「僥倖」。腳部傷殘的她最喜歡、最熱衷的竟是划艇而不是花藝，能夠克服自身的缺陷，成為港隊成員，靠的是非比尋常的努力。「我身邊的朋友喜歡嘗試新事物，所有新鮮事都會叫我。因緣際會玩划艇，我從來沒想過可以走得那麼遠，參加那麼多比賽。」Suzanne最初感到很吃力，但玩下玩下，身體竟然因為體力消耗而得到改善，她亦愈玩愈有心得，如今的目標便是取得倫敦奧運會的參賽資格。



■Suzanne性格樂觀，總是笑看一切。

多姿多采的人生

別看Suzanne靦腆地笑着便以為她是一個內向的女孩，她一直很積極參與各種活動，以樂觀的態度面對自己的不足。「腳受傷後，媽媽說我一定嫁不出，只能留在家中。但出來工作後，我發現外面的世界與想像中不一樣，原來殘疾人士亦可以運動，亦可以出去比賽。」得知外面的世界原來這麼精彩，陳淑芬在工作之餘參加了不同的興趣班，讓生活充實一點。「心態真的很重要，我清楚自己的狀況，腳傷是一個不能改變的事實，即使多麼傷心亦不能解決這個問題。」

學了那麼多技藝，Suzanne不是為了去參加比賽，她只是希望生活有重心。Suzanne

比起很多健全人士積極，每個人放工後都喊累，甚少花時間去玩其他東西，她反而成為眾人的推動者，鼓勵身邊的朋友多參與不同的活動。「我放工後亦很累，但我不希望我的生活只剩下勞碌，生活可以很精彩。」作為一個傷殘人士，Suzanne沒有埋怨甚麼，反而一直說自己很幸運，有一份穩定的工作，身邊有很多好朋友，可以參加不同的比賽和世界各地的人交流，對她來說幸福已經滿得溢出來了。

「我不聰明，但我做每一件事都很專注。我不會同時做很多事，只會將全副心機投注在一件事上。我遇見很多對殘疾人士有成見的人，所以我更要努力做好每一件事，去改變他們的觀感，」Suzanne說。



■高楠作品「香港新界北鄉郊」。

Suzanne比健全人士更積極，在工餘時間學習不同的技藝，短短數個月的裝備便要去比賽。高楠多年來對藝術的堅持促使他不斷學習、不斷突破，他們昂首闊步，慢慢地追上別人的步伐，叫人不得不驚歎殘疾人士的毅力。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才能，大部分殘疾人士一直活在自卑中，自然看不清自身的價值，健全人士則往往埋怨生活，勞碌過日子，自然也忽略了生活美好的一面。只要走出鳥籠，你我都可活出花花人生。



■Suzanne創作的手束花。

「執字粒」古老技術將失傳



■這些機械已經一把年紀，運作起來亦較慢。

印刷其實曾是一件很繁複的事，必須人手操作，排出客人想要的印刷內容，然而屬於活版印刷(執字粒)的年代終究已成過去，年輕一輩的人大多不知執字粒為何物，更遑論知道其印刷過程。一般人看到一整套字粒不禁「嘩」出聲來，上萬個字粒，說有多壯觀就有多壯觀。「快樂印刷」東主關伯恰巧保存了一套字粒，關伯說：「字粒不齊全，店舖結業時可能一併丟掉它們。」

關伯保存的字粒堪稱古董，因為市面上很少人用這種方法印刷，關伯亦表示店舖在他退休時便結業，畢竟近幾年印刷技術大大改良了，活版印刷實在太費時、太落後了。雖然如此，今年69歲的關伯依然鎮守「快樂印刷」，繼續做街坊生意。「我們每天都會接到一定的訂單，當然不能與那段黃金歲月相比，但至少還可以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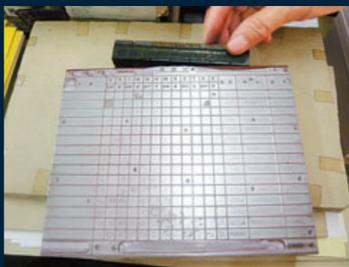
到生活費。」關伯說。

「快樂印刷」已有三十多年歷史，由關伯夫婦倆一同打理店舖。來光顧的客人大多是老街坊，印刷速度雖然及不上外面的店舖，但勝在夠便宜。「我以前試過接到大訂單，一天要印幾萬張文件、貨單，忙得分身不暇。」因為不只要用人手執字粒，更要用人手操作機械。店舖的機械亦大有來頭，是關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用三萬元買入的荷蘭出產的二手印刷機械，時至今日，機械仍在服務。

面對新型印刷技術，關伯亦順應潮流，不堅持非要執字粒不可，一來字粒不齊全，而且市面上已沒有鑄造公司供應字粒；二來訂單多，用電腦將文字、設計印在菲林上輸出來會比較方便。關伯想起當年買字粒的狀況，略感唏噓。字粒愈來愈少，人愈來愈老，關伯早過



■一萬多個字粒，叫人眼花繚亂。



■關伯用工具來排出客人想要的內容。

了退休的年齡，除了因為寶刀未老外，關伯表示他停不下來。的而且確，店舖是他們一生的成就，是兩人艱苦與共一起捱下來的產物，關太做了多年賢內助，對印刷亦很熟識。

對關伯來說，店舖結業、丟棄字粒是尋常事，外人認為珍貴的技術對他們而言亦不外如是。看着關伯發動印刷機，一張一張貨單慢慢印，時間彷彿凝結在某一點。「快樂印刷」，提醒着人們時刻保持快樂，店主活到老、做到老，一直秉承着以誠待客的精神，只接貨單、小型文件單。「公文袋找大公司印會比較划算，卡片出面印得比較漂亮，顏色較多，價錢也便宜，比這裡的單色印刷好。」

在「快樂印刷」結業前，不妨去看看那些古老的機械及那上萬個即將榮休的字粒。

文：蘇葉